

鄭造

明日黃花

三幕詩劇

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五月出版

明日黃花
(三幕詩劇)

人物

顧德興

蘭姑娘

劉國柱

孫啟忍

第一幕

十五年前。

迎着溪流的方向，他向前狂奔，不知道什麼時候他才走進這滿是荊棘的荒山。為了自己和背負着的小生命，他不得不在荊棘裏找條活路，但是爲了切斷敵人的腳步，他又耍熱烈的愛護那叢叢的荊棘，讓它們永遠遮滿荒山。

他爲自己開闢了一條別人不能辨識的曲徑，沿着這條曲徑他去釣魚，去獵取野兔的肉。

這荒山既不停大，又沒有森林，荒涼得找不到野獸的蹤跡。

假如你要問他怎樣度過這十五年漫長的生涯，這全靠含笑凝視那逐漸長成的小生命。

十五年來顧德興已經代自己在荒山的心窩裏安置了一個小田園。花白的頭髮和皺皺的背背改換了他當年的面目。他有時也沿着溪流到小村莊上去出售他的獵取物；他

幾次都是匆忙地幾月歸來，因為他的愛跳躍又愛憂鬱的蘭姑娘正在野花叢中等待。

這就是他們的家，一簇柔頂的矮樹幹和兩間深黃色的草屋互不侵犯似的挺立着，顯得那樣疏遠而冷淡。尖銳的峯嵴稀朗朗地圍繞着這梯形的土地，可是沒有一座能刺穿破曉前的淺灰色的天空。當夜風翻過這些細小的峯嵴趕到這塊土地土時，也只能使一叢一叢的野菊點點頭而已。

這時候萬籟無聲，只有天邊的逐漸變色。當火紅的太陽剛剛露臉，場上驟然一亮，那草房的門被誰用力的打開，竄出一個活潑美麗的小姑娘來，立刻，她又隱蔽在籬牆裏，面向着太陽；我們只能看見她的兩條小辮子。跟着你聽到一種蒼老而堅實的響着，籬笆裏出現在草房門前。

你披了衣裳就跑，

當心早上的秋風，

靈活的辮子偏愛生病，

又要發覺你翻過幾個山峯。

蘭 不要驚，

等我看完太陽。

（顧愛驊地望着那搖擺的小辮兒，火紅的太陽已化成張牙舞爪的光芒。這時蘭姑娘轉過身，走近我們，原來這活潑美麗的臉上有着一雙憂鬱的大眼睛，她半煩惱地蹲下來，撫弄着野菊花。）

顧 河裏的魚蝦，

在水面游得高興，

我們正好下網，

帶回滿手的魚腥。

蘭 我不打魚，

我在家等你，

瞧太陽光爬上這禿樹頂，

隔着山聽你的鶯鶯。

蘭 你不想在溪頭洗你的頭髮？

你不想用柳樹條結你的花冠？

你不想赤着腳踏水？

你不想爬上那苗條的樹幹？

蘭 我不想，

我愛在家，

給太陽晒，

跟野菊花說話。

蘭 凝丫頭不要只管跟菊花作伴，

看着太陽想着饑腸，

等我的鸞翼一聲吹到，

要像小貓似的翻過山崗。

(蘭笑着離開他的女兒；場上只剩蘭姑娘一個人。她靜靜地看著那逐漸模糊的背)



影，閃過盞來，眼睛更顯得憂鬱。）

蘭（對着野菊）我就愛跟你說話；

只有你是我的朋友。

你這討厭的小鬼，

爲什麼不長個靈活的舌頭？

你愛不愛給晚風吹？

明天變成個又說又笑的樣子。

（路停）

我真想忽然竄出幾個鬼怪，

把我的寂寞的靈魂嚇破。

（想到這裏，她不禁向背後山峯上瞻瞻，啊！正有兩個人努力向上爬，她想還是不是鬼怪呀！——從來沒有人到這荒山中來——低低地驚叫一聲，躲着野菊叢裏。）

（那兩個人努力向上爬）

（我們漸漸看清了，那是兩個軍官，他們大概是受了傷，或者是過度的疲憊使得他們那樣吃力地走着。）

孫 一夜睡個鐵釘的腰腿，
劉 背脊發背向兩腿裏。

只見山這邊，

有一點亮光。

是豺狼的眼睛，

沒有那麼綠；

是要噬的星星，

不像那樣黃。

這是人類點燃的燈草，

誰把荒山作他的家鄉？

（發現蘭姑娘的家）

孫 瞧，這邊是茅屋，

劉 那邊是田園，

孫 在滿是荊棘的荒山裏，

劉 還有這寂寞的桃源。

（他們開始在各處尋找主人）

劉 看不見人影，

聽不見輕咳，

又不像古人的遺跡，

到處刻劃着生活。

（平靜帶來了極度的疲倦）

孫 就算它是魔鬼的穴洞，

我也要倚着樹睡到黃昏。

劉 就算是遇見了喝血的生番，

我也要睡到那日落山邊。

（倚樹而臥）

（顧德興陰沉沉地出現）

顧 荒山裏也來了高貴的賓客，

坦適地倚着樹昂然而臥。

你們請睜一睜明亮的眼睛，

看看我手掌裏堅實的點心。

（劉，孫看見那對着他們瞄準的鎗，在疲倦和迷惑的狀態之下，他們沒有站起來，只更倚緊了那棵禿樹。）

劉孫 我們沒有貨物，

沒有分文，

我們只有一顆保衛祖國的靈魂。

我們不動你一片樹葉，

不動你一根茅草，

我們只想暫歇一歇這疼痛的腳。

顧

荒山裏容不得高貴的血液，

荒山裏不知道什麼叫國家。

你們逃避了敵人的毒手，

可以安眠在這黃花叢下。

劉孫

因爲你不是敵人，

我們欣慰死在你的鎗下。

因爲你不是敵人，

我們閉目等待你來鎗殺。

祝福你保衛這塊山中的土地，

使它永遠屬於中華。

（顧德興陰沉片刻，墨鏡欲墜，蘭姑娘從黃花叢中竄出來，驚慌地把他手攔）

住。)

爾 放下你的鎗，

你只能用它去打狼。

他們多麼勇敢，

多麼疲倦，

在鎗口底下，

還有這樣坦白的語言。

他們的臉就像那寂寞的黃花，

這是人，

這是勇敢的人哪！

放下，放下……

(鎗掉在地上，頭扭轉頓，不讓那兩個荒山的旅客看見他的老淚。劉和孫仍舊倚着禿樹，以一種虔敬的眼光凝視這明眸含淚的小姑娘)

——幕落——

第二幕

雪遮滿了荒山，你再看不見黃花，禿樹頂壓得低着白頭，像個和藹而又滑稽的老頭，兩間草屋扁得要裂開嘴。沒有太陽，天是灰色的，可是灰裏透亮，這是雪後，

天氣夠冷的。可也夠舒服的，健康的人都有這種感覺。

你想叫，你想團個雪球，扔上去，把天打個窟窿。

山後面傳來一陣銀鈴似的笑，天似乎更亮了。

蘭姑娘一枝箭似的從山後溜下來。

跟着是孫堅忍出現在山腰。

孫

誰說白雪最皎潔，

你的心是雪中奔馳的新月。

誰說這世界是粉砌銀裝？

他忘記了人間鮮紅色的女郎。

我爲什麼說出這許多顏色？

任何色彩也描繪不出靈活。

（蘭姑娘有一副頑皮的笑臉，她只要了解對方的聲音，並不需要了解那種聲音裏的調子。只見她左手一揚，孫堅忍的臉上就開了罅花。）

（銀鈴似的笑）

雪花對我是一種溫暖；

她輕揉我這滿是風霜的臉。

誰能在寒冬聽到這樣的笑，

他一定會不再需要春天。

（顧嶺與從草屋裏走出）

我才不喜歡春天；

我最討厭今年的春天。

我喜歡冬天的風聲，

我更愛秋天的黃花，

我還記得躲在黃花叢裏，

聽你們兩個往上爬。

孫 你看那邊又有人往上爬，

（蘭忙回頭去看，一個鬆鬆的雪團在她的小辮子上滾開。）

孫 爬到石頭上變成銀白色的花。

（一陣笑聲中，孫從左邊跑到山後去，蘭也追到山後。他們一直沒有看到顧德興，可是這堅強的老漢早就在注視他們。這時，他慢慢地走到禿樹前面，他似乎衰老多了。他向那跑去的方向凝視。）

顧 （低沉地）我面前是一團烈火，

我的心是一堆碎冰。

淚水酸透了眼底，

被腳帶着飄零。

(略停)

我應該笑，

當我看見這種青春的跳躍。

我應該哭，

爲了我所愛的人的幸福。

他們走罷，

留下我，

等着衰老，

等着枯朽；

和這棵禿樹同埋在荒山，

聽野風狂吼。

十五年沒有流過淚，

我與你死在荒山，

永遠跟人類斷絕，

漫
期橫恨網新田的田園。

拿健康的汗水，

來遮蓋那巨大的創傷。

我從來不知道寂寞

只要看着小生命的成長。

這美麗的小生命，

沒有受過人類的摧殘

毋知怎樣知道仇恨，

無緣知道人性的黑暗！

生命的活躍，

動不住這曠野的高寒，

他終會沿着青苔的腳跡，

離開這座荒山。

就劃下荒涼滿眼。

把這座荒山

壓在我的胸前！

就這樣壓死我罷

絕不願再見人類的笑臉。

（悲痛欲絕）

（劉國柱從右邊山坡走過來）

劉國柱的髮風吹露，
巨烈。

剛樣的雪地冰天

像烏斯絕了希望

（發覺頭昏倒）

（直墮下來，兩隻手扶着牆的牆頭，蒼白衰弱的臉色，使他吃驚。）

（他驚着左邊山坡喊：「蘭姑娘！蘭姑娘！」）

（一陣清脆的回音，接着是輕快的脚步；但一看見黑暗的景象，立刻收斂了笑容，跑到跟前，她可真慌了！）

（「爸爸！爸爸！」）

蘭

（衰弱地）這棵禿樹就是你的爸爸，

你看它滿頭都是白髮，

它在那裏發出低啞的笑，

牠笑我們是同樣的老。

蘭

（搖亂地）你那天跟我說過，

生命就像那條大河。

今天你忽然這麼瘦！

安靜得好像歪斜的山坡。

願（微弱地）我忽然依戀那手續的床簾！

命運替我安排下休息，

讓我躺在牀上靜靜地想，

我還有不少動人的回憶。

（剩下孫，劉）

劉 十五年，

保持着健康的笑，

這堅強的老人，

今天爲誰忽然衰老？

孫 這潔白清朗的世界，

被他豈止一層稀薄幽霧，

我恍如看見白晝的影子，

夢醒時分在夢邊。

劉 你已經從霧裏走出

你應該回頭大聲喊

叫荒山再起一陣粗野的風，

把霧裏的花枝吹殘。

孫 我能把花枝吹殘！

使荒山永遠失掉芬芳。

讓我模糊地走罷，

什麼都不再想。

劉 你願意作一個模糊的夢遊者，

她卻不愛在荒山的月下徘徊。

青春像山腰中的瀑布，

它終要竄入大海。

當她沿着星間遠方，
你還繼續模糊的夢想，
你能遮住遍地的烽火，
來描繪幽雅的園莊；
撇開月色下的骷髏，
輕輕地訴說黑夜的海上。

（沉默）

我並沒有忽然覺醒，
世界上無處容納我的嘆息，
我只有無聲地向荒山告別，
不怕留下最殘酷的痕跡。
從此我們還是餐風飲露，
還是生活在雪域冰天，

因循重新建立了希望，
不再覺得荒涼蕭瑟。

——燈暗——

燈再明時，蘭姑娘靜悄悄地蹲在一旁，劉國柱沉默地站在樹下。
微風，天似乎又要下雪的樣子。

劉
大雪遮沒過客的脚步，

你趕快把我們忘記，

忘記會把離別消滅，

偶然拾頭我們又站在你的面前。

蘭
你們忽然的走來，

也該忽然的離開。

這真像是我常作的夢，

睜開眼都被大雪遮蓋。

劉 大海在對我們呼喚，

誰能只在荒山躍馬，

你也是沙灘上的女兒，

月色正等着梳你的秀髮。

蘭 我不懂你的話，

我只明白你們的眼睛，

那裏面有大風，有大雨，

有太陽，有黎明。

第一次看見你們的眼睛，

我摘了這朵黃花，

她一直在我的身邊，

我晚上總跟她說話。

她簡直就是我，

真的一點都不假，

今天我摺花交給你，

你可不能告訴他，

讓他忘記我，

忘記這荒山裏的家。

等到那個最快樂的日子，

你再把花交給他。

劉

在一個透藍的黎明，

我相信有那一天，

他會拿着這朵象徵生命的花，

含笑站在你的面前。

(顧德興和孫堅忍從草房走出，這老頭子有一種大病初愈的健康，顯得非常和藹)

顧，你們的變遷壯志！

噢，我早已溜走的青春。

今天我一定要喝個痛快！

十五年酒沒有沾唇。

劉（對顧）你把酒葫蘆交給我，

咱們去踏溪水裏的厚冰，

一路高聲唱！

沾沾杏花村。

（邊說道邊搖着禱走向山坡，一路碎冰聲）

（蘭意識到只有孫一個人在這裏，不禁打了一個寒噤，孫早已在注視她）

（孫慢慢地走過來，把黑披風披在她身上）

孫 你說過喜歡風雪！

我就要穿着風雪歸去，

冬天究竟是寒冷的季節，

我好像失掉了呼吸。

——
你去替你的風雪，

山裏不久就有春天，

我要到溪頭洗我的頭髮，

用柳樹條結我的花冠，

你不過是半夜吹來的風，

開開窗戶什麼都看不見。

（在我們面前是嚴肅端莊的聖處女像）

（靜）

幕落

——幕落——

第三幕

夜，

大樹（

長江水，

在靜雲中的彎月。

（無風，只聽見江水聲）

（兩個人影）

（彎月走出浮雲）

剎 翻越過雪山，

壓盡了荊棘，

剛聽見江水的聲響，

偏就染上可怕的惡疾。

蒸 江水滔滔象徵我們的生活；

求生的意志是燎原的烈火；

什麼疾病都要被他燒個透；

你看月亮指着我們向前走。

割 不死於炮火

不死於飢餓

不死在枉死轉門的前線

叫我死於偶然

叫我死於偶然

我的青春

我的青春

我的責任

我的責任

蘇 天亮的時候，

會飄來一隻帆船，

載着我們順流而下，

直到祖國的江岸。

劉 我要火，

我要生命中最後的火花，

我不能死在黑暗裏啊，

月光是那樣虛假。

蘇

（無取火燃着一堆野草）
多麼美麗的火啊，

我們最後一次見面，

多麼虛幻的火啊，

你離開我這般遠。

（路停）

（對孫）把我死去的身體付與江流，

好讓我飄到自由的土地，

這青春不滅的靈魂，

要高唱大江東去。

（昏迷）

（「國柱，國柱！」）

劉 我還要抓住這最後的生命，

說出那信賴的委託。

當我們就要離開荒山，

她把這朵黃花交給我。

她囑咐我一直瞞着你，

直到你最快樂的一天。

幸福的人啊！

去尋覓那最快樂的一天。

（把黃花遞到堅忍的手裏）

（「國柱，國柱！國柱!!!」）

（沒有回聲）

（野火更旺了，照着手裏的黃花）

（照着爲生死界限分開的兩張蒼白的臉）

（江水滔滔）

——
——
——

華中
B5
\$40.00

874234

明日黃花 三幕詩劇

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五月出版
定價國幣十元

劇作者：鄭 造

通信處：重慶青木關中國滑翔總會轉交

發行者：中國新聞出版印刷公司

通信處：重慶兩路口社會服務處信箱第二二三號

總經售：文 韋 出 版 社

重慶鄒容路（舊新生路）新生村第三三號